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70.125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0

巴拉巴 拉格維斯特著 邱豐松譯

苔薔絲 莫里亞克著 張伯權譯

毒蛇之結 莫里亞克著 張伯權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
-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 顧 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痲 弦
-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吳潛誠·鄭 臻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 玲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王兆徽·戴 天·也 斯
陳紹鵬·楊月蓀·何 欣·莫 渝·張伯權
陳 黎·陳曉林·王瀉仁·宋樹涼·邱剛健
翹 翹·吳煦斌·楊 澤·梁錫華·簡清國
黃燕德·徐道昉·吳安蘭·鍾 文·顏正儀
王津平·詹麗茹·陳惠華·高淑斌·劉大任
-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吳福成·余淑玲
-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30



帕爾·拉格維斯特

Pär Lagerkvist

1951 獲獎

佛蘭索瓦·莫里亞克

Francois Mauriac

1952 獲獎



拉格維斯特 / 吳耀忠 繪



維亞克 / 吳耀忠 繪

以「巴拉巴」一書獲獎的拉格維斯特。



拉格維斯特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並當場朗讀他那篇極
令人深思的小說「人的神話」。



心理小說大師莫里亞克。

莫里亞克和其夫人合照。



目錄 帕爾·拉格維斯特

得獎評語	1
頒獎辭	3
致答辭	9
巴拉巴 邱豐松譯	1
拉格維斯特及其作品	123
拉格維斯特得獎經過	137
拉格維斯特作品年表	139



拉格維斯特試圖在作品中探索永恆的生命之謎。

目錄 佛蘭索瓦·莫里亞克

得獎評語	1
頒獎辭	3
致答辭	9
苔蕾絲 張伯權譯	1
毒蛇之結 張伯權譯	1
莫里亞克及其作品	201
莫里亞克得獎經過	221
莫里亞克作品年表	225

一九五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帕爾·拉格維斯特
(瑞典)

Pär F. Lagerkvist

得獎評語：

「由於他在他的詩作裏，竭力地爲人類所遭逢的終古不滅的諸多問題尋求解答之際，表現了藝術家的元氣活力與心智的真正獨立不倚。」

頒獎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安德斯·奧斯特林

一九一二年，拉格維斯特在他那篇定名為「文學的藝術與繪畫的藝術」(Verbal Art and Pictorial Art)的年輕人宣言裏，大膽地揶揄詆訶他那個時代的文學之衰微不振；其時他尚無赫赫之名，然依他之見，那個時期的文學並不符合藝術的需要。其文章所揭發的，就它太過絕對的形式而言，則幾近於陳腐的老生常談，但是藉着他晚後的作品加以印證，則它們具有另一種更為深刻的意義。這位年輕的作家如此地宣稱道：「作家的任務是要從藝術家的觀點來闡明他的時代，並且為我們以及後生來者，表達、透露出這個時代的思想和情感。」今天，就我們所看到的他趨於成熟、日臻於偉大的過程而論，我們可以斷言，拉格維斯特充份地達成了這個目標。

今天我們留意這位瑞典的作家，並不是要以一種尋常的方式來頒獎給他——這樣做似乎是多此一舉——而是要對他的作品和個人表示敬意，予以理當給予的尊崇。其間，尤其讓我們重視的是，他那充滿熱情、堅定不渝的誠摯，那至為熱心、孜孜不倦的耐性；這些是他作品背後的動力。諾貝爾在他的遺囑裏以神諭般的措辭說：「在一種理想主義的意義下」，頒授此獎；而由於上述那些純精神的特性，帕爾·拉格維斯特應當很能符合這個尺度，至少他這一類型的創作心靈是

與之相符合的。有一羣作家，他們勇敢地、直接地獻身致力於人類重大問題的探究；我們的存在伴有那悲哀的、無以抗拒的一切，而他們不厭不倦地歸回到有關存在的基本問題上去探討：無可否認，他是這一羣作家裏的一員。這時代的資料決定了他所適於從事的職業。他所生存的時代，為朶朶升起的豐狀雲、為大災難的爆發所威脅着。就在這樣陰暗、混亂的情景下，他開始戰鬥；就在這個沒有陽光的國度裏，他發現了靈感的火燄。

拉格維斯特具有早熟的想法天才，他早在衆人之前，就覺察到正降臨於人類的不幸，而使得他在北歐文學裏成了人類痛苦的先知；同時，在人類精神的聖火面臨着將被暴風雨所吹打熄滅之際，他也是那些夙夜匪懈的薪火護衛者之一。在座的各位一定記得拉格維斯特所著「邪惡的故事」(Evil Tale, 一九二四)裏的那個短篇小說，敘述一個十歲的小孩子，在一個晴朗明媚的春日，和他父親沿着鐵路軌道散步的故事；他們一起聽那樹林裏的鳥禽鳴囀歌唱，然後，黃昏時在回家的路上，他們突然為一陣穿越過空中的喧囂聲所震驚。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聲音。「對那聲音意味着什麼，我有一個朦朧的預感；那是將要降臨於人們的災難，是人所未知的一切，那是父親所不知道的事物，他沒辦法保護我而使我免受它的侵襲。這裏面顯示着，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樣，這個生命將會帶給我什麼；這生命和父親的不同，在父親的生命裏事物都是使人擁有信心，而且確定不疑。而我所面臨的，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不是一個真實的生命。那只是一些燦爛發光的事物，那些事物衝進了黑暗的深處，將永無止境的晦暗無聞。」如今我們覺得這一孩童時代的記憶，似乎是支配着帕爾·拉格維斯特作品的主题的一個象徵；同時，我們可以說，它向我

們證明了他後來的作品是信而有據的，依理而論都是必然的。

今天，在我們有限的短暫時間內，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一一加以列舉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雖然帕爾·拉格維斯特運用各種的表達類型，有戲劇的或抒情詩的，敘事詩的或諷刺詩文的等等類別，但是他把握真實的方法，基本上仍然是相同的。假使那創作的成果和那創作的意圖並不總在同一個高度，在拉格維斯特而言都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於他所欲構築的大廈，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扮演着一塊塊礎石的角色；每一篇都是他的使命的一部份，而這使命總是涉及着同一個主題：人類的悲慘不幸與偉大高貴，塵世生活加諸我們的奴役刑罰，以及爲要從那奴役裏解放出來而從事英勇奮鬥。這是此刻我們選來回憶省思的作品之主題：「現實之客」(Guest of Reality, 一九二五)；「出自內心的歌」(Songs from the Heart, 一九二六)；「重生的人」(He Who Lived His Life Over Again, 一九二八)；「侏儒」(The Dwarf, 一九四四)；「巴拉巴」(Barabbas, 一九五〇)。這些已夠了，我們無需再舉出其他的作品來說明拉格維斯特創作靈感範圍，和他的天秉才情如何。

在諾貝爾基金會第十五週年的紀念會上，一位外國的專家曾批評那些留名青史、獲得諾貝爾獎的桂冠詩人，他舉出兩個在他看來，似乎都是同樣不可或缺或條件，來作爲評選的標準：其一是看那已完成的作品具有何等的藝術價值，另一是看其作品的普遍性如何。涉及到後面這一點，可能立刻有人加以反對說，這個標準對那些以非普遍通行的語文寫作的作家，是非常不利的。不管怎麼樣，一個北歐的作家能夠揚名於國際上，這種事是很不常見的，因此，對於這一類候選人

給予公平的評判，就成爲一件特別需要審慎處理的事了。不過，諾貝爾的遺囑明白地規定，該獎的授與應當「不考慮其國籍，因此應當頒給那最值得頒給的人，而不論他是或不是斯堪地那維亞人」。此規定應當也表示着下述的意思：例如一位瑞典作家，似乎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的話，則他屬於瑞典籍這一點，終究是不能妨礙他得獎的。至於帕爾·拉格維斯特，我們還必須考慮另外一個因素。而在另外這方面，使我們感到十分的高興，因爲他最後這部作品「巴拉巴」在國外引起了衆多的共鳴，贏得了人們的敬意。從國外持續不斷寄來的推薦書更進一步地證明了這一點；多數的外國顧問在那些信函裏表示了他們對於拉格維斯特角逐此獎的支持。他之能夠獲得此獎並非拜瑞典學院一班人本身之賜。他對巴拉巴內心世界的衝突掙扎所給予的動人心弦的闡明、描述，甚至譯成了外文之後仍然得到了這般的熱烈反應，這種情形明白地顯示出這部作品是深蘊靈感之作；而由於此書的風格是獨創的，並且就某種意義來說是無法翻譯的，這一點就越發值得人們刮目相看了。的確，在他這既粗糙而又感應靈敏的語言中，拉格維斯特的同胞們往往聆聽到與蘇瑪蘭民間傳說相呼應的回聲，在那星光熠熠的、聖經傳奇世界裏的蒼穹之下往復迴盪的回聲。由此我們再次地想到，地域性的東西有時候是可以把它轉變爲普遍性的，讓所有人都可接近、瞭解的。

拉格維斯特作品裏的每一頁文字和思想，無一不在其最純粹的深處，以其深深的、可怕的溫柔易感，傳達着一個駭怖的信息。它們的根源來自一種言語簡省、木訥，單調的、純樸的鄉野生活。但是這些文字、這些思想，在一位大師的駕馭之下，被運用於其他的目標，且賦予了較大的

宗旨；此宗旨便是在藝術的水平之上，對這個時代、這個世界，以及人類的永恆境況，提出一個解釋來。而在我們敘述何以將此諾貝爾獎頒授給帕爾·拉格維斯特的理由之際，我們所以能夠充足地斷言他這些文學作品，不僅是一國一地的，也是達到了歐洲的水準，其道理即在於此。

拉格維斯特博士——我們曾邇近地追隨於你後，深知你素來不喜置身於舞臺燈光的探照之下。但是在此刻，這似乎是情非得已，不能免俗的了，因此，此際在你接受這一個獎的時候，我祇懇請你相信我們的誠摯祝賀之忱。在我們看來，你之獲得此獎，是比這個時代的其他人更爲實至名歸。我不得不在你面前頌揚你。但是，若不是在這個莊嚴隆重的場合裏，我會禁不住地以我們古老的瑞典方式，極其簡單地對你說：願此事帶給你幸福快樂。

現在，請你上來接受我們陛下躬臨御頒的一九五一年諾貝爾文學獎。

（邱豐松譯）

